



情感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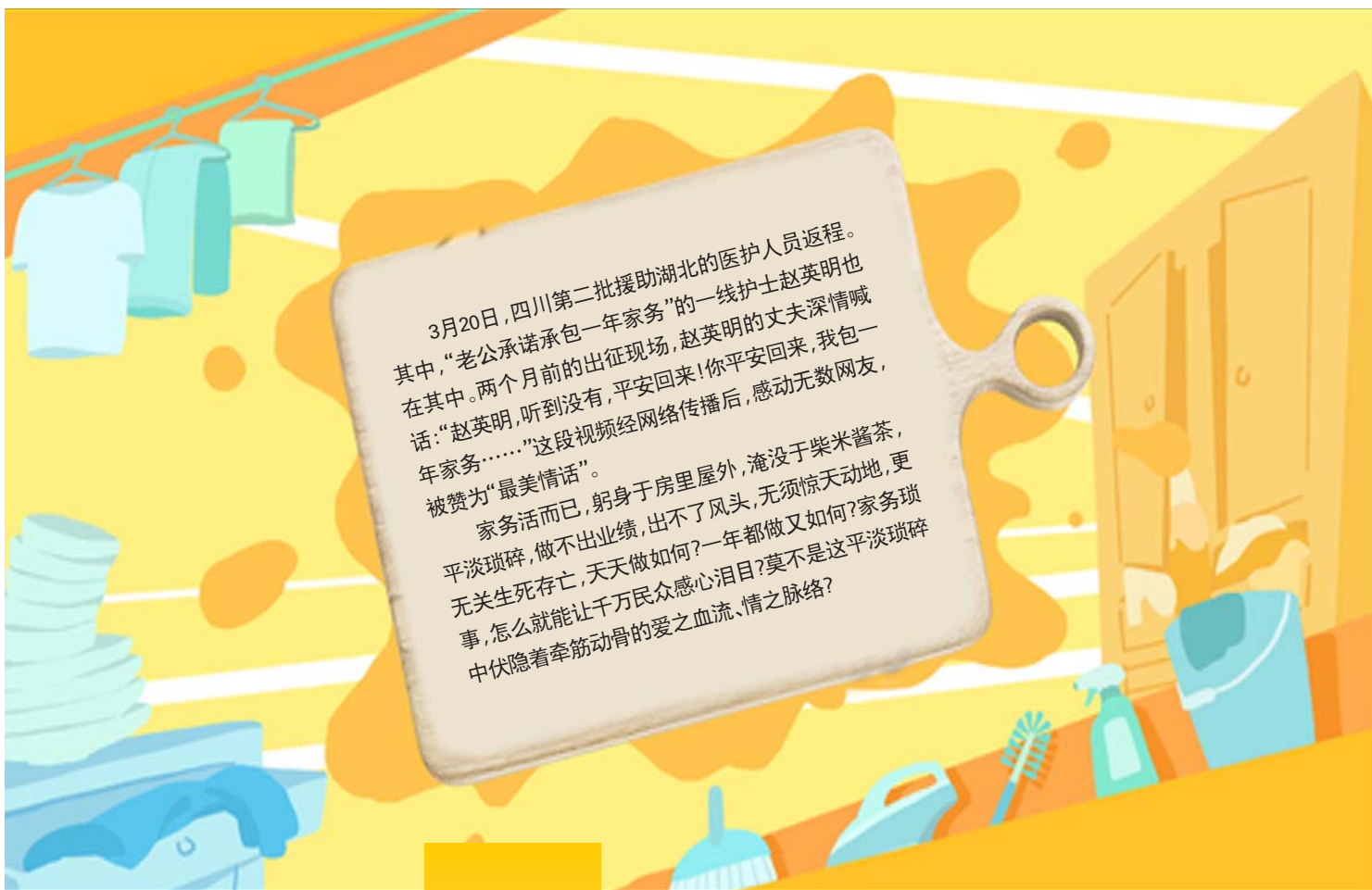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0年3月22日
星期日

知
／
心
／
事
／
做
／
自
／
己

□ 编辑：徐静
美编：继红



累人的不是家务 而是人心

聆的朋友一直不理解她为何从来不烦做家务,直到有一天,聆的同事因为做家务与老公闹到要离婚的地步,她才说出了不烦做家务缘由。

聆的父亲是位老革命,母亲善良、贤明、聪慧、勤劳。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,为了照顾家庭,聆母两次在孩子临盆后辞去工作,以至于最终成为家里的“全职保姆”。

在聆的记忆里,母亲很少闲下来啥也不做。她常说家务活哪个完?只要想做,就能找着要做的。直到年事渐高,无论子女如何解释、劝说,聆母对走出屋外锻炼身体仍不以为意。她始终认为做家务就是最好的锻炼。当有人说做家务太累出去走走散散心时,她反问道:出去走走不累吗?又爬山,又跳舞,又舞刀弄剑,不累?对方说:可是心情好呀?聆母乐了,说:“听到没有?心情好!你把做家务看成是累人的营生,还没干,心先就累了;心累了,做事心情自然不好。出去锻炼,累也心甘情愿,于是心情就会好。所以说,累人的并不是家务,而是人心。”

聆母告诉儿女,她从来不觉做得做家务是累人的活儿。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,一家人待在里面舒舒服服,她心里很舒坦;做出可口的饭菜,大大小小的狼吞虎咽,她心里很满足;浆浆洗洗,铺盖、衣服洒满太阳的味道,她心里很愉快。

母亲的言传身教,使得聆从小就喜欢做家务,3岁能扫地,6岁会做饭,8岁会做针线活儿。大学毕业有了工作,她所到之处,总是清清爽爽,井井有条。裸婚成家,简陋的条件,也挡不住她“炫耀”厨艺。17平方米的小窝,成为同事、同学节假日打牙祭的好去处。

母亲跟着聆住了很多年,她很享受与母亲一起做家务的时光。之前,母亲主厨,她跟在母亲身后打下手;后来,她主厨,母亲扶着门框不放心地唠叨、叮嘱。

直到母亲93岁去世的前一天,聆去姐姐家,老人家还躬着椎间盘突出腰身在濯洗、晾晒准备磨面的小米;翌日晨,她还扶着厨房门框问正在包饺子的大女儿“用不用我帮着擀皮儿”。两小时后,老人家辞世。

在聆看来,独处时不烦做家务,是家风的一种传承;与母亲一起做家务,是一种陪伴,一种孝顺;母亲走后喜欢做家务,则多了一份回忆和怀念。一招一式,一壶一瓢,有母亲的教诲,更有母亲的音容笑貌。

心通家务爽 柴米总关情

□ 张冷

它们是“不可能破解的”,全世界密码学精英在它们问世后为其“验明证身”。按照常规方法,即使调用大型计算机,也需运算100万年才有可能破解。然而,在2004年8月的世界密码学大会和2005年2月的RSA年会上,两大算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相继被同一人告破。这个连续破解了5个国际通用HASH函数算法的人,就是我国山东籍的女科学家王小云。

王小云,清华大学教授,中国科学院院士。在CCTV《开讲啦》节目上,作为开讲嘉宾的王小云透露,获得研究突破主要想法时,不是在科研办公室,也不是在学校课堂上,而是在家里生孩子、坐月子的时候。

虽然科研工作繁忙,但对于生活质量,王小云从来都不会“偷工减料”。她烧得一手好菜,拿手的红烧排骨深受学生欢迎;她爱干净,喜欢有条理,家里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;她富于生活情趣,喜欢侍弄花草,她家的阳台上,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。而一旦精力转移到科研上,王小云又是不折不扣的“工作狂”。每天忙完家务,哄睡女儿,她就在小台灯下演算哈希函数,尽情领略数学魅力。

在一次座谈会上,她面带笑容地说:“我的科研,就是抱孩子抱出来、做家务做出来、养花养出来的。”

与王小云比,我们算是凡夫俗子了,我们的工作大概不会比她的更费神、更繁杂、更高科技。既然科学家都能这般气定神闲、有滋有味地从事家务劳动,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再满腹怨气地对待家务活儿吧。

男人也可以 把家务做出诗情画意

受传统文化的影响,长期以来,“女人该做家务”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,为使这一观点成立,还动辄以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作为“理论支撑”。但女人们并不买账,她们对这个“该”字很没好感,因为颇有被强制、被绑架之意。争来辩去,为了稳定关系、和睦家庭,大部分男人也自觉地、大度地承担起一些家务。但能像文哥一样任劳任怨地成为“贤内助”,还是不多见的。

文哥的妻子在银行管理层工作,很忙;文哥是职业院校的专职教师,不坐班。这样的工作特点,似乎不容分说家务活儿自然就落在了文哥身上。

文哥是怜香惜玉之人,自己的老婆就该自己疼。于是,粗到洒扫厅堂,细到蒸炖烹炸,家务活儿全包。起初文嫂还有些不好意思,偶尔会搭把手,可时间一长,文哥

把家中一切都打理得井然有序,且从无怨言,她也就习惯成自然坐享其成了。但是,亲朋好友看不下去了,纷纷为他鸣不平,认为他活得太窝囊,没有男人的尊严。面对各种煽风点火,文哥从容淡定,并不为之所动。

文哥是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才子,喜欢读书,喜欢写诗。“出门上讲台玉树临风,回家下厨房‘庖丁解牛’”之余,吟诗作诗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规定动作。洗衣做卫生,文哥嘴里念叨着“文哥颇能家,‘井臼常自操’”;早餐煎个鸡蛋,嘴里还吟着“纤手搓来玉数寻,碧油煎出嫩黄深”;媳妇儿下班前一个“要喝汤”的电话,文哥下课后边与同事告别,边嘟囔“回家入厨下,‘洗手做羹汤’”。

好友问文哥:上孝敬老的,下服侍小的,还要体贴入微地关心伺候老婆,自己却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,你个大老爷们,心里就没失衡过?一回到家就是家务活儿,你不烦躁吗?还能穷酸风雅?

文哥答曰:腰椎间盘突出不要紧,只要“心间盘”不突出就好,千金难买我乐意。我就是个迂腐的书生,既没有沉浮官场的魄力,也没有出入商海的能力,每月就靠这点工资,还想提高家里老老少少的生活质量。媳妇儿有能力,挣钱比我多,是家里的经济支柱。我一个男人,出不得厅堂,还下不了厨房吗?为自家干活,为何要烦?再说烦躁也是干,愉悦也是干,为啥不快快乐乐地干?何苦活儿没少干,还要让自己心生烦恼,也惹家人不高兴呢?一家人各司其职,图个家庭和睦。媳妇儿不嫌我,我为何要自嫌?我更不觉着自己窝囊,辛苦我一个,幸福全家人,我很骄傲啊!

都说胶东一些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严重,在家里“横草不拿竖草”,油瓶子倒了都不扶,但是胶东人家却也户户“妻子好合,如鼓瑟琴”。究其原因,无非就是女人们心态平和,把做家务当成为人妻、为人母的本分,不觉得委屈,也不会有怨恨。像文哥这样的“诗书型”大男人,不多见,但未必不是现代家庭中男人形象的新标杆。男儿从未短心志,琐事也有大情怀。

心通百通,说到底心态决定了人对家务活的感觉。就好比谈恋爱,情人眼里出西施,爱屋及乌。所以,调整对家务活的认知很重要。王小云在做家务中迸发出科研灵感;聆母把做家务看成是修身养性健体的良方;聆则认为做家务在调节劳逸、享受生活的时候,还可以培养统筹、调度等能力;文哥竟把家务活儿做出了诗情画意。如此美好的事情,何乐而不为呢?